**我讀＜侍坐章＞**

季軍：馮朗渢

書房窗外下著勞勞細雨，淺雨擊打室外的一叢幽篁，荷塘的幾聲蛙鳴都不知何處。快將三月，天氣反覆無常，猶在冬歲。入夜，雙手捧著一盞新沏的壽眉，徐徐走到紫檀案子前坐下，打算夜讀聖賢之書。所謂讀書當以三餘，「冬者歲之餘，夜者日之餘，陰雨者時之餘。」

書還未打開，嗅著茶香，思緒和白煙裊裊繚繞而上，淒淒切切地半蒙著案頭豆青雙龍戲珠古瓷筆筒和它身後的一幅對子：「求學何需爭起跑，修身豈為奪功名」。嘗一口壽眉，轉眼繚煙變成縷縷的細絲，慢慢不見了，思緒也隨之墜於大千世界之中。西方某經典中的一句，浮上心頭：「爾識別天地色象，何不識別此時乎? 」想到時代的沉重，一天的勞碌便愈發輕者。茶香雖解了工作之煩憂，但「時代」二字卻重重壓在心頭，從少養成的書生習氣叫我要心懷天下的蒼生。

我站起來，手持著紫砂茶杯，繞過盆景花架，走到朝南的花格園窗前，聽聽那外面的冷雨，看看那懸壁的《賈島詩意圖》，怔怔出神。茶杯漸涼，緩步到那烏木玻璃帕櫥前，靜靜地翻遍書櫥裡的舊書存畫，拿起《論語》，翻開一篇最深刻的篇章：＜侍坐章＞。

二千多年前的一日，天氣可能和現在一樣，下著毛毛細雨，所以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四位學生一起在孔子旁邊陪伴服侍。仲尼云：「我年紀大了，沒有人會請我了。而你們平日說：『人家不了解! 』假若有人了解你們，打算請你們出去，那你們會怎麼辦呢？」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若有一個千乘之國，遭受幾個大國的軍隊所圍剿，而野內有災荒。假若我去治理，只消三年的光境，可使人人有勇氣，並懂得大道理。」

仲尼，哂之。孔子笑了，而且是當著子路的面去笑他。原來，孔子是會笑的。

林語堂在＜說笑＞曰：「須知人愈大，其臉上肌肉愈發僵硬，難以一笑。古之君子，雖未嘗不笑，但自述其頑皮謔浪之笑更是難得。」特別是孔子，他是中國思想的龍頭大哥，手執牛耳，只會寬恭信敏惠，而不苟言笑的老學究。所以，此笑來得甚是難得，甚是溫馨，甚是雍容，甚是智慧，甚是合乎人性。

老子曾經教訓過年輕的孔子：「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」先不論孰自孰後的問題，只道其酸溜溜之氣實在令人難受。

不過此時的孔子已經不同了，不攸爛調，不擺道學大師的姿態，不求士人之名譽毀，不討庸人的歡愉，這是一種幽默。借林語堂＜論幽默＞的說法：幽默是從容不逼的達觀。幽默是溫厚的，是同情的，是寬和的，既是洞明世事，又是練達人情。它是沖淡的，轉緊張為緩和的，是神經上的一絲快感。它是一種識見，是「心靈的光輝與智慧之豐富」，是笑中帶淚的。說到底幽默只是心靈啟悟，胸懷舒適而已。幽默的出現，因我們的世界太昏暗，因我們的學問太嚴肅，因我們的哲學太消沉罷了。

幽默的作用有時真的大到不可思議。林語堂在＜論幽感＞中云：德皇威廉因為缺乏笑的能力，因此喪失了一個帝國。威廉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許會笑，可是在公眾場所中，他的鬍鬚總是高高的翹著，給人以可怕的形象，好像他是永遠都跟誰生氣似的。並且他只因勝利而笑，因成功而笑，因高踞人上而笑……也是決定他一生命運的重要因素。德國戰敗是因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笑，或對什麼東西應該笑。我相信如果當年他即位時願意對俾斯麥多幾聲笑聲，歷史會因為那幾聲笑聲而改變。而孔子的笑聲是從《論語》墨痕斷處發出的。在《論語▪衛靈公》子曰：「有一種人從不動腦筋去思考『怎麼辦，怎麼辦』，對於這種人我真的無可奈何了。」皺眉苦笑的孔子活靈活現。

幽默的精髓在於自嘲，自嘲的精髓在於面對詰難時，仍有餘力，從容出之，是一種機智。《史記▪孔子世家》中曰：「孔子適鄭，與弟子相失，孔子獨立郭東門。鄭人或謂子貢曰：『東門有人，其顙似堯， 其項類皋陶，其肩類子產，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。 累累若喪家之狗。』子貢以實告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： 『形狀，末也。而謂似喪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』」面對他人頗不禮貌的形容，孔子不單止不慍，且樂壞了。行文之中想到那兩師徒在東門上，一起捧腹大笑，是陶情諧謔之笑。不雅之笑，才是真笑，所謂「人世難逢開口笑，菊花插得滿頭歸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
作為一個儒生，一名讀書人，固然可以載著冠帽，手持摺扇，摺疊衣袖對海高呼：「莫道書生無膽氣，敢叫天地沈入海」；或可以手執柔翰，在人生路上即席揮毫，譜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佳話，向黑暗的時代宣戰。「我輩書生，可惜一戰! 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! 」但是，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？而只是聖賢所謂應做之事？狂狷之士有所為有所不為，書氐固然有他的意氣，有他的風流，有他的仁義道德，但我是我，我不是孔子。讀聖賢書不能讀死書，要讀出活私智慧來。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四位學生面對孔子的問題各有所思，冉有和公西華的回答都不外乎治理國家之事。但曾皙的回答很特別。

仲尼問：「曾點，你怎麼樣？」

曾點可能沒想到孔子會問他，他正陶醉自己的瑟樂之中。可能老師的問題打亂了他的心情，他鏗一聲把瑟放下。但一想到自己在眾學生中是最年少的一個，一時底氣不足，說：「我的志向和三位師兄不同。」

仲尼和顏悅色地笑語：「呵呵，無傷大雅，正正就是要各人說出自己的志向。」曾點只好硬著頭皮講出心裡所想：「暮看三月，穿定春天的服裝，偕同五六個成年人，六七個少年，在沂水裡洗洗澡，在舞雲檀上吹吹風，一路唱著歌，一路走回來。」仲尼長嘆一聲說：「吾與點也。」

期後，曾點對孔子笑仲由師兄甚為不解，仲尼說：「我笑他並不是說他不能治理國家，甚至關鍵不在是不是國家，我關心的是他說話的內容和態度，我笑是因為他不夠謙虛。」

謙虛就是直觀自己的內心。幽默的本質，先是對自己有深層次的認識。當你把知識和生活相結合，經過時間的琢磨，它們會像清晨的一縷陽光，在腦海中閃出，學問與身心達至完美的契合，一個完美光輝之境。屆時心靈不再為觀念所奴役，為知識所蒙蔽，而是你能輕快和熟練地主宰它們，這種雍容，這種從容的搬弄學養，便是幽默。舉手投足都叫人會心微笑，幽默是溫厚，亦是君子的仁。

窗外雨停，蛙鳴徹天，茶壺見底。室外清風徐徐，吹翻了紫檀案子上的《論語》。手中的柔翰放回古瓷筆筒，明月如霜，亮起了木案的紋理，亮起了硯旁的水坑子石，亮起了我心中的小燈。孔子不是一名出色的道學家，因為他懂得幽默，就是那些在書齋裡的學生戲弄老師，那麼平易，那麼近人。他從不用統一的標準去量度學生，而是欣賞的態度去培養學生。他要求學生學習成為君子，的確是一些君子的特點，但不是絕對，成為一個怎樣的君子是學生的選擇。

把「時代」綑綁在讀書人身上是歷代酸儒的響屁，在黑暗的時代自然有光明的君子，可能是你，可能是我。君子不是一些行為，而是一種由內到外的氣質，如玉的古璞無光，紋路天然，叫人愛不釋手。它看起來很軟，叫人不敢摸它，但真的摸了，還真的很硬呢。

我相信孔子也是不要死的道學，要活的智慧，君子就是要在斜陽下白裡透紅，紅裡透白，所謂「溫潤就是君子的仁」。借董橋一句：「墨痕斷處是江流」，《論語》中的斷處空白依稀傳出淙淙流水的聲音，淡淡的幽默，如玉的溫潤。

評語：熟讀＜侍坐章＞，頗能道出其真義，寫出讀後的深切體會。